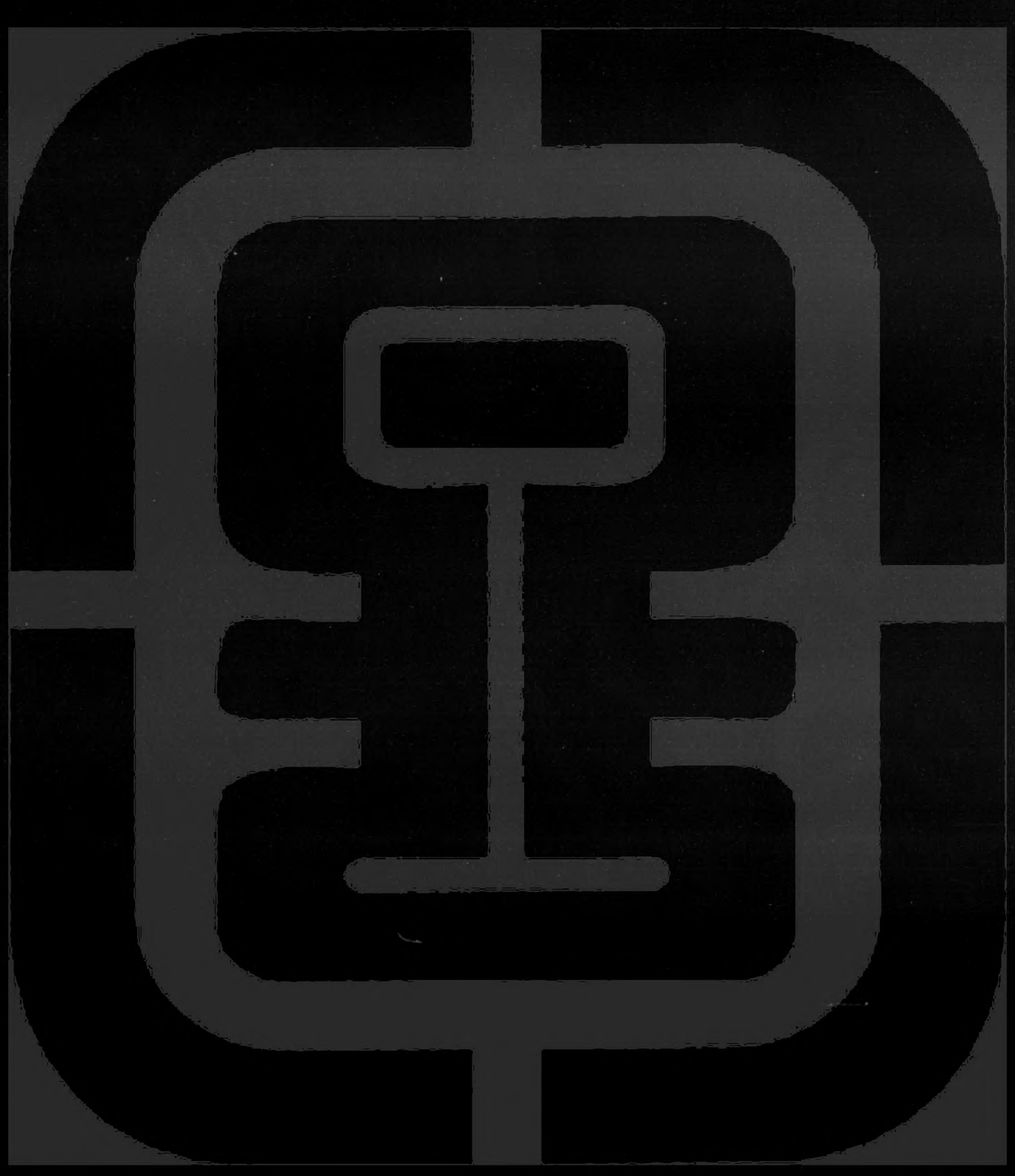


韓非子

亭

韓非子卷之六

解老第二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忘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資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

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仁爲之而無以爲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出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禮者。所以貌情也。群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其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

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貴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職前職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

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

而忘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荷頓
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
輕棄道理而易忘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
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
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
而今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
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
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
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今故曰
人之迷也其已故以久矣

所謂方者外内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
死之命也輕恬貪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
偏黨也所謂尤者官爵尊賢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
士雖中外信順不以非謗窮窒雖死節輕財不以侮
罷羞貪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
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
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
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
而聖人强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
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爲讎非全身長

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問。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

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目眩耳傾狂之禍至。是以嗇之者。愛其精。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爲術也。生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階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惟嗇是謂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

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蕃服者也。故曰蕃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無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無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莫知其極。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保有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

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矣。夫能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與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天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爲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抵也。抵也者木

之所以建生也。夫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抵。抵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抵。長生久視之道也。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必成功難。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眷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人處疾。則腎醫有禍。則畏鬼。聖人莅上。則民必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瘕瘕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豈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

則上交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交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治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而魂魄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之謂有德德盛畜積而鬼不崇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得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過諸侯有禮義內有德澤於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過諸侯有禮義則後布起治民事務本則遙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遙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遙奢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達遙迴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始。

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
郊者亡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
勝。邪心勝則事輕絕。事輕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
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
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
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
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
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聽樂。明君去[illegible]

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
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足以不免於欲利
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是以聖人衣足以犯
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人爲諸侯小
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是以雖有免死罪時
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
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無智慧衰。智慧衰
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
至而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
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慘慘則退而自

各。退而自各也生於欲利故曰各莫慴於欲利。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
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
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
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兩物之理。故不
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禀
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
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
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
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

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
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
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六物冥冥。而功
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
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
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
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則生。譬之若劒戟。愚人以行忿
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
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

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于常。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入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賓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

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禹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間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第鬪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第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罟之爪角害之咒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無怨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入軍無怨爭之心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則無害人之爪角害之咒

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遠諸害故曰兕不特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被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賢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福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

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交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昊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修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強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衆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衆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欲成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事長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圓而隨於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治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劒刺之故曰帶利劒。諸夫飾智故以幸。一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比。比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而資有餘。皆是之謂盜竽。子矣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悟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

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丝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脫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絶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眞者慎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脩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滋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滋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喻老第二十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遂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鶡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瞿人有獻

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
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
也。則以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
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
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故曰禍莫
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
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爲常。
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
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楚莊王既勝。狩
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閒之地。沙石之
處。楚邦之法。祿臣而世收地。雖孫叔敖猶狂。此不
以其邦爲收者痛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
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
也。制狂已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
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
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
輜重者也。故雖有萬乘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
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
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
謂也。夫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

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君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威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將欲報之翁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離虞遺之以璧馬智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

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目卑謂損弱勝強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旅必起於火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千丈之煙焚故曰圖難乎於其易也爲大乎於其細也故曰圖難乎於其易也爲大乎於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故細以遂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

出。桓侯曰。醫之好欲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於有腠理之地。故曰

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成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脣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於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

易謀也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上銅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勾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卑下以無病也

宋之鄙人得璞王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儛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

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甚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不能秀也豐年大禾減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于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駘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頯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頯之忘將何爲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

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楚莊王旣政三年。無令發布。三年不翅。不飛不鳴。默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

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周有玉版紂令膠萬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萬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韓非子卷之六

順德張鼎文
錢伯甫校刊

說林上第二十二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孟卯曰。不如爲僕。所長者使也。公雖爲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

子圉見孔子於商大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大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

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大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大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爲白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大蚤。邢不亡。晉不救。晉不救。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君不如晚救之。以救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二亭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天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

之。候因釋之。

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

曰。晉近。奚不之晉。

不變是心也。雖走越。其可以安乎。

是心也。居晉而可。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

下圖智氏而獨以晉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三年令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君築臺三年令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弊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荆人攻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簡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於國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

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以我爲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因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更因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韓宣王謂樓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群臣有內樹黨以驕王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紩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

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
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
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
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雖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
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
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
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
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
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
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
見鄒君曰今有人日君則睞其一日奚如君曰我必
殺之惠子曰田駟東慢於君奚怨焉鄒君乃止殺
君奚怨焉鄒君乃止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於晉或宦於荆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

水於海。海水雖多。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遂相而韓傀貴於君。爲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君必以爲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自問張譴曰。其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罪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叢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魯從子。善相劒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劒。臣相劒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劒。拔而示之。因爲后

刺之。齊君曰。子爲之止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當衛弱而貪。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矣。我也。乃逐之。

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周公旦已誅殺。浮攻商蓋。管公申伯。人雖攻。不易。

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箕子。箕子爲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適於魏。正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

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楊。至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呴。已呴而吹。已吹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見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旸。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忿。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斨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繇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去人田子將有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

其子所以自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紿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田伯鼏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荊。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公孫友自刖而尊百里。豎刁自宮而謟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慧子曰。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說林下第二十三

蟲有蚿或作蚷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齕也。遂相殺。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蚿類也

宮有璽器有滌則絜矣。行身炎然無滌璽之地。則寡非矣。

公子紓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

與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伐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故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曰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千貢曰賜也能乃道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彼於利幾哉民性有恒曲者約曲直爲肖

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滕邑從者曰此齊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捄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

周趮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荊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自貴棄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荊王伐吳吳使沮衛蹶馳謁於荊師而將軍囚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荊人曰今荊將以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必六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一臣十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荊人因不殺也

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

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卒必隨之不可內也
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
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荊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荊王曰
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
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荊王曰善因起師而
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
傷我與戰必不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
以賂之
荊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兩十日夜星左史倚
謂子期曰雨十日中幃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
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荊陳而反左史曰吳
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
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
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
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以攻韓
已乃知文侯以堵於己乃皆朝魏
齊伐魯索讒器魯以其贋往齊人曰贋也魯人曰眞
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

梁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橛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橛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靖郭君曰。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爲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願爲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結也。湯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

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何也。對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荊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荊。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

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荊王大說以諫金百鎰退晉閭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曰可以退乎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墻是不善人將竊其室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以告者爲盜

古之人曰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已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已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

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
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
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
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
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
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
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之撲淺深矣故明王觀人
不使人觀已明於毒亮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舉貴
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九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
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
惡五曰有信而無詐危道一曰斷削於繩之內二曰斷割
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
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
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
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
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
愛身於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

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飢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令使人去飢變雖貴育不能行廢白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敵責已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卜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强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

故齊故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僞爲貴誅於無罪使偪以天性剖背以詐僞爲是天性爲非小得勝大。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殽也捨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龜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亮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爲貴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貴育守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離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

夫貪盜不赴谿而撥金赴谿而撥金則身不全貪育
不量敵則無勇名次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貪者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
於其所不能取故能貴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
所不能取則暴者安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平
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雖法失人則姦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
盜跖之耳可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
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
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

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
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
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
不壽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
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
服於王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偃取之患人臣垂拱
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惜之禍服虎而不以柙
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貴育之所患堯舜
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
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

也。爲符非所以豫犀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獨待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持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貴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殷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疆弱不轂力。氷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王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

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畏罪而不見偃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之一難知之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

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君長而動隨繩而斷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君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莫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有二（謂一身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

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侮人偷取一數以德追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長時之快也）續以亡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立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舉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戮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內惜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曾見故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主獨立以隙穴之臣

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而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失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舜復立如此則上無發夏之患下無此千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矣

道蔽天地德極萬世勞力於諸侯懸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貴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

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則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執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兌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

莫之應故曰二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浮屠若鼓枝若車輦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稱實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大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

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録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鈎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貫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貢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安。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等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撲。以道爲舍。故喪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鄧析子卷之八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備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宅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

端直也欲求衆直一必參驗而聽觀也

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

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不一能則不明

五曰疑詔詭使。

疑危

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

或倒而制之謵說而使之則下不敢隱情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

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

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

壅塞。其聽其所從若門戶然則爲臣所蔽

其說侏儒之夢見竈。

侏儒夢竈言竈

有一人爆則後人不見此謂靈公偏聽子蹊衆公之稱莫衆而迷

公言謀事無衆

故遂孔子對舉國盡黨季孫與之同辭是一國爲一人專信一人以被讒人之迷宜矣故齊人見河伯齊王以六魚爲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今皆稱不疑則雷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尸之聽其惠枉賢牛之餓叔孫叔孫採專聽賢牛故身餓死而二子戮亡也而江乙之說荊俗也荊俗不言人惠故白司公得以爲亂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之術也故使有敵恐其所貴臣妾擁己故更貴臣妾以敵之彼得敵遽足以成其朋黨爲擁更甚也是以明王推積鐵之類積鐵爲室盡以備失則體不傷積鐵爲疑爲心盡以備臣則姦不生而察市之患雖一市之人之言市有虎猶未可信況三人乎

右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

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邑家深澗以立法故趙國治也與子產之教游古也子產教游古冷法史以嚴斷故仲尼說隋霜仲尼對哀公言隋霜不殺草則以宣殺而不殺故也而殷法刑弃灰將行云樂池將行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柄故去之而公孫鞅重輕罪孫鞅以爲輕罪當不能犯則無重罪故先重輕罪以爲罪由是以麗水之金不守竊麗水之金其罪輕罪礫猶竊而不止則有竊而不止也而積澤之火不救魯之積澤而獲免者故雖重罪成歡以太仁弱齊國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卜皮以慈惠亡魏王卜皮以魏王慈惠知必亡其身也管仲知之故斷死人管仲知治國常嚴禁人之厚葬不知國當心罰有胥靡嗣公亦知國當心罰有胥靡逃之以一都買而誅之胥靡嗣公命者戮其尸嗣公知之故買

右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謾欺也）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獸鹿唯就薦草猶臣人之歸恩厚也）故越王焚宮室（焚其室者欲行賞罰必救火以驗人之用命）而吳起倚車轅（賞移轅者欲下其信而不欺也）李悝斷訟以射（欲人之善射故其斷訟與善射者理也）宋崇門以戮死（崇門之人居喪而瘠行與之官故多戮死者也）勾踐知之（勾踐知勸賞可以招人故式怒黿以求勇）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之使人爲貴諸也）婦人之拾蠶（拾蠶蟲而不懼者利在故也）漁者之握鱣（鱣鱘也此得利忘難之故也）是以效之（拾蠶）

右賞譽三

二聽則愚智不分（自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

參下之材能一一責之則人臣不得參雜（參雜）其說在索鄭（魏王以鄭本梁地故索鄭而合之不思梁本鄭地鄭人亦索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與吹竽（混商次竽是不責下也故令得參雜）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申子爲趙請兵先令趙紹韓）晉韓晉（韓王欲割河東以賂韓晉君知其意也）然後說終成其私也故公子汜議割河東（韓王欲割河東以賂三國此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而應侯謀施上黨（應侯謂上黨亦非計也秦王從之此上三事皆聽之患也）

右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王之意終不敢爲姦如鹿之數）使人問他則不盡（謂使此雖知其所爲陽若不知）

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之他人不敢鬻其私矣鬻僅使市者不爲姦故遷大夫而警之

周主亡玉簪。周主故亡玉簪以求神明之譽也而戴讙詔視轀車。戴讙欲知奉笥者更使視轀車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

右詭使五

商公宰論牛矢。太宰詭論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已所智而雖不智者皆知之也

一物。衆隱皆變。於一物之智之能深則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

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握爪驗左右之誠

故必閉門而三鄉得。必審

閉門之牛犯苗而三鄉之犯者皆得其情實

卞皮事庶子。使庶子愛御史

而崔祥臣懼。秘得曲杖

四門豹詳遺宰。詳謀

其轄欲取清明之稱也

右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爲其事以試其所疑也

故陽山謾摎堅。僞謾摎堅知君疑也

淖齒爲秦使。詐爲秦使知君惡已

齊人欲爲亂。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

子之以白馬。譬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

子產離訟者。分離訟者便得兩訟之情

嗣公過關市。知過者之輸金使得聽察之術

右倒言七右經

一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竈而夢見

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一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君之明也。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不見之煬然也。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此議論之辭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鄒諺曰。莫大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群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人不知之則得詳讒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議於下。今群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舉國既化爲一則子

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之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爲一以問之無益

一曰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二人謀必知迷惑也今寡人與一國慮之。猶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管國之群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王立之馬。臣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馬。

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以有斯幣）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而恐施欲以齊荊
偃兵。（以偃荊爲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偃兵可偃也）二人爭之。群臣左右皆
爲張子而以惠子言。而以攻齊荊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爲不可攻齊荊。事
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荊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
爲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荊之事也。誠利。一
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荊之事誠不利
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後謀）
疑也者。誠疑。以爲不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

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無疑之人故亡其半）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其言簒殺者無人疑故也）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
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
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
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
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
孺子何足見也。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
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
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鍾。鍾成

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僇。此不參之患也。

江乞爲魏王使荊。謂荊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撓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也）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已也。乃賢薄疑以敵之。如耳尊魏姬以觸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與貴議也）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上與議也）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今兩受勢重既鈞正可相與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兩受共謀爲壅更甚）君之壅乃始。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之方）則積鐵以備一

處即甲之不全者也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　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益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防疑則交絶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二竈鬬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伯伋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竈鬬于嘻然大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之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治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形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忍行嚴刑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崔澤將遂以爲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而僅能剋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

悔至於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穠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君人乎。（人君失道臣人陵之者宜）殺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灰塵揚善掩翳人也）掩人必怒。怒則鬬。鬬必三族相殘也。（因鬬相殘傷）此殘三族之道也。一曰殺之決疑斷獄公道者斷其官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教也。（教酷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爲將行。（將在行道之位）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爲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

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重罪輕罪輕罪避故能一無罪而不生亂也
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必不犯重罪也
刑去重刑荊南之地廣大山林甚多竊采金采金之人設防禁遏令人離其本山而盜不止者
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焉
此也
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也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勢南靡故曰倚也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

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行此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於

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奢不修德義衆必輕之故威不得重也）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內外皆弱於外。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問奈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當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紈。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

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賣雚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魏襄王之后也）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邑名也）群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賈雚。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亂起大也）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王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謂不敢留也）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治國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則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臣就賞利也）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厚賞之利器不可示人也）奇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趣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

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爲田害政當去之）去之則不足以徵兵甲。（亭小故也）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所射質）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又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舉以爲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越王慮伐吳。（慮謀也）故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黿。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譽於勇則人之以頭獻）

一曰。越王句踐見怒黿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黿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黿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剄割者也）故曰。王將復吾而試其教。燔墓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狂火也。（火蜂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懼也）臨戰而使人絶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臨戰而使人赴水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進賢可以得賞人無不爲哉其所不進賢者但君不賞故也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顰一笑。（必憂其不善勸其能善不妄爲也）頻有爲頻而笑有爲。笑。今夫袴豈特顰笑哉。頻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頻笑尚不妄爲況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賜也）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與頻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鱣似蛇。鱓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鱓而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鱣鱓有利故人握拾皆有孟賁之勇）

四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頼復得鄭而合之。梁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頼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廩給也）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爲外貨利故曰市）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眥眥嚅。（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貌必有）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爲外貨利故曰市）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眥眥嚅。（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貌必有）

變動可得而知。故曰動貌。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爲之請若許其恩因以成不許終以爲之請矣亦不收訢其恩因以成不許終以爲之請矣亦不收訢

謂棲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

謂有急且與之後寧將復取事擬存終反復若謂論故曰講對曰。

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交悔。不講亦悔。王令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爲送此悔之辭）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城固入而韓必大舉王必悔曰吾不獻三城之故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言講斷當）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旁夏斷河內。困梁鄭

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施上黨在一而已。廢上黨弃一郡而已
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臨東陽則邯鄲危如口中之虱
王拱而朝天下。後後者以兵中之。中傷也然上黨之安樂
其處甚劇。臣恐施之而不聽。奈何。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雖欲
施之恐王不聽王曰。必若施易之矣。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
五龐敬縣令也。連追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
遣爲市立以間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不測其由也市者
以爲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告以不令反
亦不信故不敢爲姦
戴驩宋太宰夜使人報曰。不見轀車見有奉笥而
門者謹爲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轀車見有奉笥而
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遽伺幅中故實奉笥本令伺奉笥欲當物其辭
周主亡王簪令史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王令人求
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之吏之不事事也。不事之也
之於是吏皆悚懼。以爲君神明也。
商大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
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
衆牛車。僅可以行。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
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

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六韓昭侯握爪而笑。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不誠。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之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入而吏不以爲害。半馬甚多入人田中。亟牽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止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爲

开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伐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以君爲神明。

卞皮爲縣令。其御吏汙穢而有愛妾。卞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佯愛御吏）以知御吏陰情。

西門豹爲濮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而得之家人屋間。

七陽山君却謂聞王之幾已也。乃僞謗槮竪以知之。

楊堅王之所愛令僞謗之必念而言王之疑已也秦使以清告

淖齒聞齊文王之惡已也及矯爲秦使以知之王不既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既其爲亂也

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黍王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黍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白馬王曰寡人走追之報曰有之以此知左右之誠信不僞報有白者是不誠信

言不見有一人走離之而燕使學通辭倒其言以告有相與訟者子產聽之而知之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當以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衛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女金而女囚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爲明察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
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
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
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內外爲用則人主壅其說在
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火語而左右懷尉其
患在胥僮之權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矣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夫妻禱祝也。故載歌議子第。而三桓攻昭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嚭說夫差。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謼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抯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妥驀而季辛誅。鄭袖言惡而新人劓。曾無忌

欲冤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白公自乘。故燒蜀廬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二

事起而有所利。其反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更賤。是以昭奚恤執敗茅而僖侯謹。其次文公髮繞炙而穀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愼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

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之果作亂殺遂韓
庞爭鼎哀侯果遇賊田常闕止戴盈皇喜敵而宋君
簡公殺其說在孤突之稱二好與齊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統靡人主不究則敵廢置矣故
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湛
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予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佯
遺書而養弘死用雞假而鄒桀盡

疑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十一

名輔其弱者此謂朝攻慫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
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
言讓梁而嗣公賜令蘇秦

朝攻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
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
古之人雖正言設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
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
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尉則左右重久語懷尉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支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僅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貴僅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子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卅侯相荊賢而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

燕有好出妻者曰出而復入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予白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甚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七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詳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季曰諾乃浴以狗矢一云屎一曰浴以蘭湯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

夫曰何以也對曰益是矛將以買妾。

荊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隣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隣四隣必重之曰子出者重則必爲所重之國當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哉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桓公伐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之與昭公不勝遂之死於乾侯。

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壍亦救之三桓爲一昭公不勝。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翟黃魏王之臣也而害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搆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大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兎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

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司馬喜中山君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也。而善於越。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吕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宋石魏將也。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王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也。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暴謼相韓。白圭謂暴謼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請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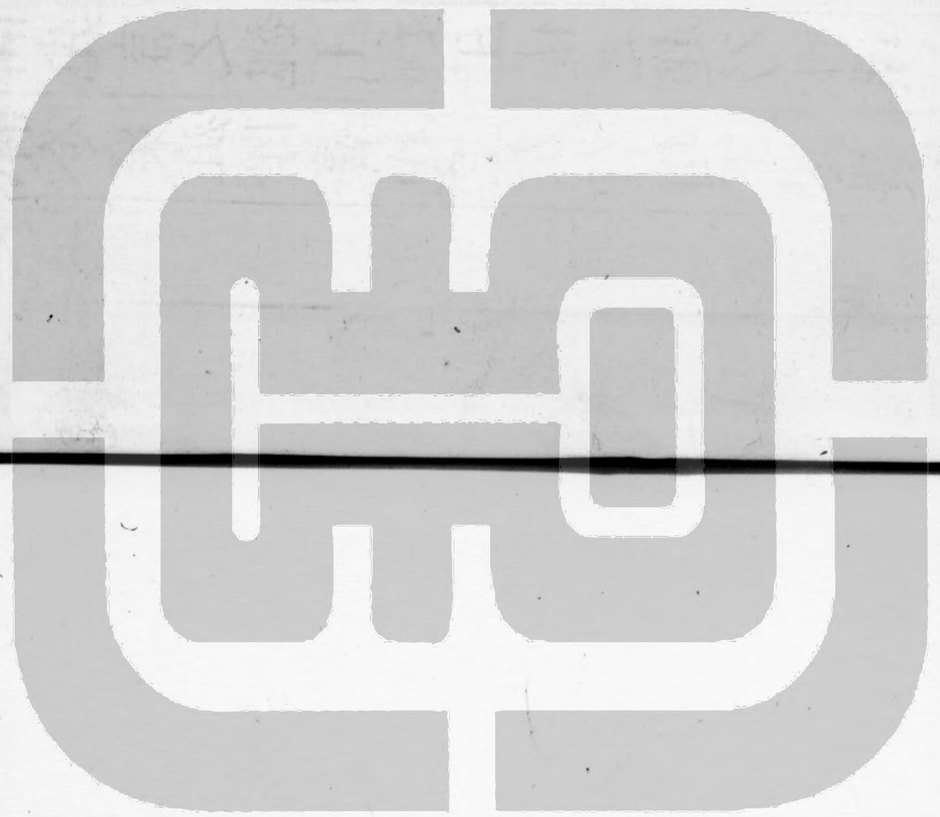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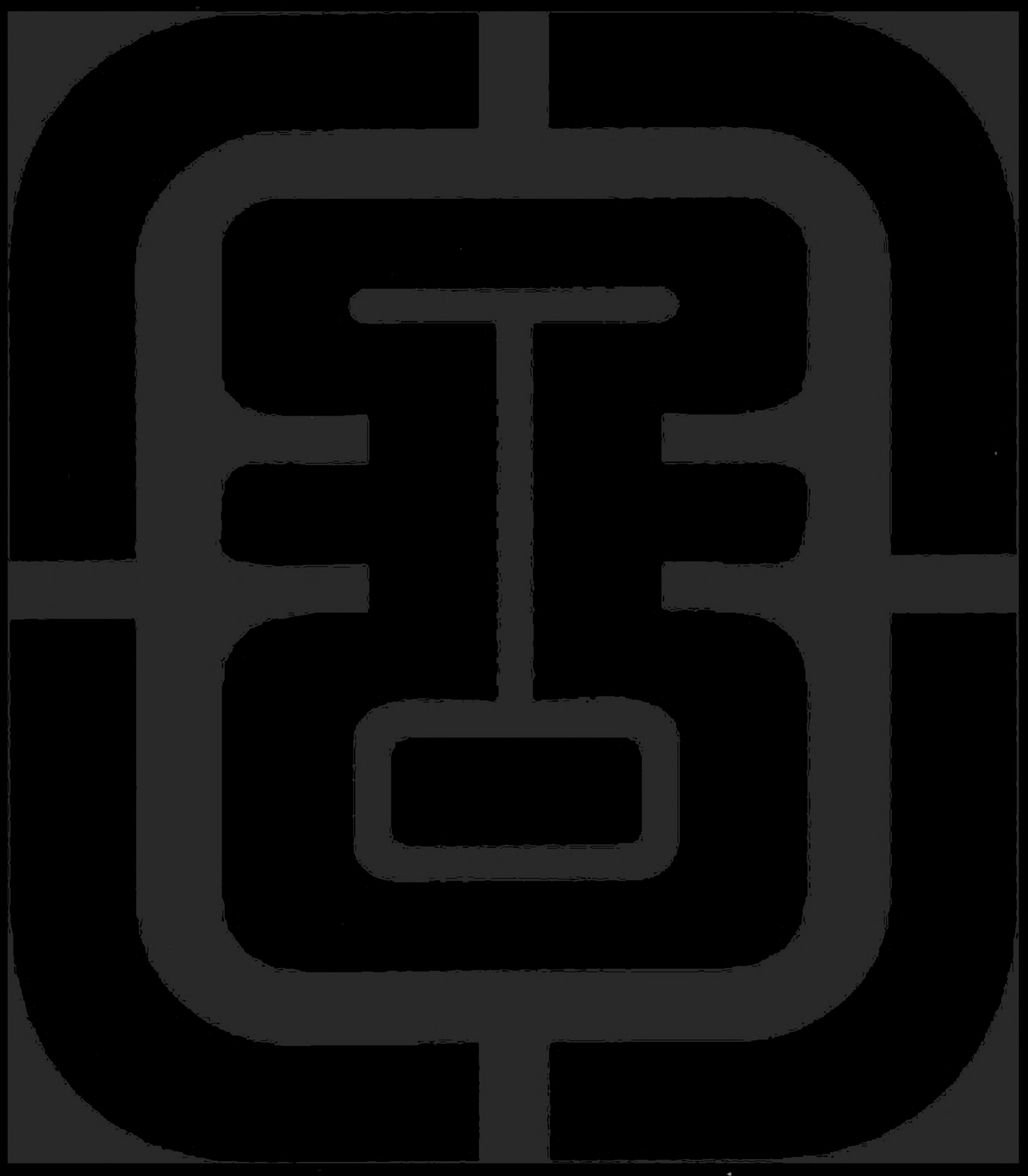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趾退。及夷射之狀。明日王出而去刖跪因指水即門靈下。類溺者。夷射曰。叱詬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

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
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
曰王

闕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良田賂之
士盡其名姓擇鄶之良臣辯智果敢之
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理之爲官爵之名而書
狀鄶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
之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
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七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
惠文君荆適有讎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席弊
甚嗣公還令人遺之蓐席曰吾聞汝令者發蓐而席弊
甚賜女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順齋張鼎彝伯甫校刊